

春風



Et la vie continue...

懷念黃愛玲小姐
In Memory of Ms Wong Ain-ling



吹 又 生

戲家





黃愛玲

1952-2018

目錄

5	前言	
	說愛玲	
6	愛玲和電影的早年二三事	雷競璇
8	賞夢人：黃愛玲	古兆申
9	回到「天上人間」——紀念黃愛玲	李歐梵
10	下期公映	邁克
11	一些回憶和感想	石琪
12	我們都在找妳	游靜
14	記愛玲	舒琪
15	我的朋友黃愛玲	何思穎
16	光影情深，緣起不滅——記愛玲	馮嘉琪
17	黃金時代	木星
18	您在資料館的日子	
21	手稿	
24	小傳·編著書目	
25	編後語	
26	鳴謝	

封面 攝影：黃紅梅

《春風吹又生……懷念黃愛玲小姐》特刊英文版見本館網頁

前言

香港電影資料館籌劃辦事處在九十年代廣泛接觸業界和電影文化界人士，為開館工作籌謀。黃愛玲小姐學貫中西，是知名的影評人、節目策劃，適逢2001年研究組主管余慕雲先生榮休，愛玲便在開館是年出任研究主任（2001-2009）。

資料館開館後，承接香港國際電影節打下二十多年基礎的「香港電影回顧專題」進行研究。愛玲結合大量豐富的資料，歷年編製了香港電影研究專書十多部，離職後繼續扶持資料館的工作，出任顧問，並又主編了《費穆電影 孔夫子》（2010）和《中國電影溯源》（2011）。專題研究往往是出版專書、電影放映、展覽三位一體同時出擊，愛玲和節目策劃們相互交流配合，在展示和內容深度的剖析上，都有亮麗的成績。近年資料館在美國尋得數十部三、四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機緣難逢，愛玲自然是進行研究的中堅份子。她往往援引中國三、四十年代電影和荷里活電影影響等角度去對比，令人多有所得。

研究組肩負的兩個恆常計劃，在她任內亦穩步發展。其一是「香港影人口述歷史訪問計劃」，其二是出版「香港影片大全系列」所需的研究資料搜集及整理工作。前者訪問紀錄永久存於館內；後者除了涉及大量的搜集工作，如何思考和整理疑團，成了有關成員不時以愛玲為首去討論的課題。這各個環節的工作，又互有關連，歷經每一個專題項目，像拼圖般拼出香港電影的面貌。然後，是探討如何去探索得更深、更闊！

研究之外，愛玲對資料館整體如何康健發展，也非常關心。去年11月的顧問會議上，大家特別就資料數碼化的大方向和資料運用時的版權問題，紛紛提出意見；會後愛玲特別來郵闡述她的看法。面對全球資料館都在拚命追趕的數碼化問題，本館自當更積極去加快步伐；在公開分享資料的安排上，亦會努力在尊重版權持有人和分享資料之間取得平衡。我們明白顧問們對資料館的期望異常殷切，將會透過不同的途徑竭力而為。

從當研究主任至顧問，愛玲多年來從未間斷對我們的關切，參與影片修復計劃、帶領研討項目，總是最適切的光度和溫度照出方向，扶助我們。非常痛惜愛玲的離去，她的貢獻長存，大家所受的啟發，仍在茁長，生生不息。

香港電影資料館



左圖 雷競璇、黃愛玲七十年代末於巴黎住所前

右圖 與兒子文秀八十年代初攝於紐約



愛玲和電影的早年二三事

雷競璇

香港電影資料館要出版紀念愛玲的書冊，囑咐我寫一篇文章，此事義不容辭，但困難。愛玲走了至今只十多天，我的情緒仍然波動，要寫出像樣的文章，談何容易，只得勉力而為。

1985年我倆從法國遊學回港後，愛玲先後在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過，如果說她對電影研究有貢獻的話，主要就在這三個機構的崗位上。我雖然和她朝夕相伴，但很少留意她的工作。這三十餘年愛玲和電影的關係，她的同事、同好以至若干友人知道得比我深入，我能置喙的餘地有限。此文憑目前記憶所及，談談愛玲早年和電影有關的一些事，在這方面，我知道得多一些。

愛玲從小就喜歡電影，這在她自己的文章中已提及。我是進了中文大學就讀後認識愛玲和相戀的，我自己也看戲，但談不上泡影院，少年時看戰爭片和牛仔片較多。談戀愛後和愛玲一起看電影，現在還記得的只有一次，是很尷尬的一次。1973年我當中大學學生會會長，其間另一大學的學生會有電影籌款，送來兩張門票，在利舞台放映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的《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1971），我公器私

用，請愛玲和我一起去看。這是我第一次到這樣高檔的影院看電影。看完之後，一片迷惑，完全不知道這部影片說甚麼。步出影院，愛玲有點激動，抱著我說這影片真好，我不知如何回話，覺得自己很低能，只能敷衍。愛玲看電影很感性，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後來去了巴黎，有一次經過王子先生街（Rue Monsieur le Prince）的影院，看到剛好放映《魂斷威尼斯》，急忙買票進去觀看，才將影片的主題弄明白。回家後，我將這件事和盤托出，愛玲聽了，哈哈大笑。

我們是1976年秋天到法國的，先在波爾多兩年，首年讀法文，到了第二年，我糊裡糊塗報讀了非洲研究，愛玲則在波爾多第三大學旁聽藝術史的課。第三年，我們移居巴黎，愛玲正式開始她的電影學習，這也是她期望已久的。她進了巴黎第三大學的電影系，這間大學位於Censier地鐵站附近，所以一般人稱之為Censier，其實正式名稱是新索邦大學（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三年後，取得電影研究文憑。這說來相當不容易，到法國認真讀書的，多數像我這樣，進入較高的學位學習，主要應付論文寫作，上課和考試不是很多，相對比較容易應付。但愛玲是從



左圖 1987 至 90 年任香港藝術中心電影節目策劃

右圖 1990 至 96 年任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節目策劃

本科開始，一班學生人數眾多，老師不會給予甚麼輔導，學期終結有連串考試，語文能力不足的話，過不了關，何況法國的大學是進易出難，淘汰得厲害。像愛玲這樣子從第一年讀起的，我認識的朋友中為數稀少。完成了本科的三年課程後，愛玲轉到巴黎第一大學攻讀一個電影、電視文憑，1982 年秋季完成，之後她再轉到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進入博士階段的第一年，研讀的學位簡稱 D.E.A.，指導老師是梅茨（Christian Metz），當時相當知名的符號學學者。在這所高等研究院，她攻讀的是語言學學位，不是電影，提交的論文題為《論三十年代的中國電影》。選定這題目，她和 Metz 討論，Metz 說只能從理論層次給予指導，他對中國電影沒有甚麼認識。我記得這時候愛玲相當受林年同影響，論文內容和「長鏡頭」有關，《春蠶》（1933）這部影片是討論重點或重點之一。1983 年秋天，她完成了這學位課程，按道理要進入博士論文寫作的階段，但翌年我們離開了法國，她沒有繼續。這其實並無損失，愛玲對學位不重視，論文完成後，已清楚知道這種學院式研究不適合她。後來偶然提起她寫過這樣的「學術論文」，她都失笑。這本論文應該還在我家裏，待精神較佳，我也許應該將之找出來。

在法國這七年餘，我倆正式到影院看電影的次數不多，主要是因為窮學生付不起門票。雖然法國的電影院大多對學生提供優惠，我們負擔還是有困難，往

往要等到每星期一次的減價日（記憶中是星期二），才去看電影。但每周出版的《Pariscope》，愛玲是一定買回來看的，這份周刊刊登未來一星期巴黎地區的所有演出節目，當然包括電影。在巴黎時，我們住在伏爾泰大道（Boulevard Voltaire），附近有一間小影院 Saint Ambroise，偶爾放映一些小眾的藝術影片，愛玲也會去看。她看電影看得最多也最有系統的，是在巴黎第三大學，大學的電影系每天中午有電影放映，放映條件雖然不好，但各種影片都有，尤其舊電影。愛玲是手捧麵包或簡單餅食，每天躲進去看，她對西方電影的認識，主要是由此而建立起基礎的。

1983 年前後，林年同往意大利都靈參加完中國電影節後，前來巴黎，和我們見了面。之後，林年同、古兆申等在香港發起，去北京中國電影資料館看老電影，愛玲也從巴黎前去會合。這對我們當時窮學生來說，頗不容易，因為花費頗大。大約之後不久，巴黎的 La Pagode 影院也組織了一次中國電影展，我和愛玲都在這次影展看了一些老電影。愛玲遠在法國，對中國電影的認識和興趣，大概就是在這背景下形成的。

心緒未寧，時間倉卒，憶述暫時如此，將來有機會再系統整理一下。

一月二十二日

雷競璇，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旅法友好攝於 1981 年：（右一）畫家戴海鷹；（右二）古兆申；
（左一、中）曾永泉、劉少冰伉儷與女兒嘉來；（左二）黃愛玲

賞夢人：黃愛玲

古兆申

黃愛玲說：「我是天生的遊魂一族，白天黑夜皆可入夢。」唯愛夢者能賞夢。文學是可聽的夢，繪畫是可看的夢，電影是既可聽又可看的夢。《夢餘說夢》，就成了她的影談影話，成為她的文集。

黃愛玲談影說夢，總是影中有文，文中有畫。第一次讀《紅樓夢》，竟是：「每天晚上，寶玉、黛玉、湘雲、尤三姐等都一一在不設防的意識國度裡登場，變成了身邊諳熟的家人朋友，個把月下來，夜夜紅樓，夢而不屬。」讀文學作品時，徑自走進作者的夢裡去，與作者同其悲歡。

她所賞的卻不一定是美夢，對怪夢、惡夢也不排拒。不管夢有多奇，總是來自現實。看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細寫生活瑣事的電影時，便聯想起超現實主義大畫家達利（Salvador Dali）的名作《頑固的記憶》（*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並和自己常見的事物融合：

每一件看似尋常的物件，都沾上了我們過去的氣味……畫中時鐘如一塊濕毛巾般掛在樹枝上，或像枱布似地從飯桌邊垂下來，永遠頑固地搭在我們身上，陰魂不散。

又深知夢中之事，中西互通，影畫同一。看盧馬（Eric Rohmer）的《女侯爵》（*Die Marquise von O.*, 1976）便疊印了《牡丹亭》的【驚夢】和傅斯利（Henry

Fuseli）的名畫《惡夢》（*The Nightmare*）：

每次看伊力盧馬的《女侯爵》，總會想起湯顯祖的《牡丹亭》……二者相隔兩百年，然而情絲縷縷，東西相通。

這邊廂的女侯爵年輕寡居……（與俄國軍官一度春風之後）只見銀幕上的女侯爵，垂手癱睡在床榻上，靈魂已出了竅，肉體倒更放肆地散發著誘人的性感。也許，她也正在做著春夢，一如兩百年前的杜麗娘。那畫面，叫人想起傅斯利的畫作《惡夢》中的狂暴性幻想和安格爾（Ingres）的油彩下的豐腴女體。

對照盧馬的畫面，簡直是印刻自傅斯利的《惡夢》。

「因情成夢，因夢成戲」，夢是情欲化妝的演出，電影是展示在銀幕上的夢。黃愛玲談影說夢總能點出這個要害。

黃愛玲的賞夢，卻非佛家「夢幻泡影」之說。相反，那是對人生的熱愛，包括其中的好和壞。她能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又能出乎其外，遂有高致。他日若轉世重來，想必仍樂在夢中。

古兆申，筆名古蒼梧，作家、資深文化工作者。

回到「天上人間」——紀念黃愛玲

李歐梵

聽到黃愛玲突然在睡夢中離去的消息，心中一片黯然。友人傳來網上轉載的一篇她的散文〈我的紅氣球〉，讀之不忍釋手，從她的樸實而充滿詩意的文筆裡，我感受到她的存在。我突然有一個感覺：就像文中提到那部法國電影《紅氣球》（*Le ballon rouge*, 1956）一樣，她的靈魂也冉冉上升，悠然進入另外一個世外樂園。在我的心目中，黃愛玲就是這樣的一個「奇女子」。我和她相交不深，然而，每次碰到，都會產生同一個印象：她是一個十分低調的人，樸實無華，過著平常的生活，似乎與世無爭，然而對於自己從事的電影研究事業，卻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令人油然而生敬。然而我總覺得她的內心一定蘊藏著另外一個美麗的世界，也許只有她的丈夫和家人能夠和她共享。讀了她的這篇〈紅氣球〉文章，我彷彿窺見這個世界的一小部分。

雷競璇傳話，希望我在她的喪禮上講幾句話。我覺得應該鄭重其事，為她寫一篇紀念文章，但不知從何說起。這幾天晚上，我不自覺地找出幾部香港重新發行的「情繫杜魯福」系列的影碟來，包括黃愛玲在幕後與舒琪對談解說的《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 1959）和《祖與占》（*Jules et Jim*, 1962），剛想重溫，突然又想到她文中提到的關於另一部法國影片的個人經驗：她說那一次重返巴黎，在一家電影書店中無意發現一本老電影雜誌，專門刊載電影劇本，竟然找到《天上人間》（*Les enfants du paradis*, 1945）的劇本，她興奮得好像那個小孩子找到紅氣球一樣，雖然要價45歐羅，還是買了下來。她的「紅氣球」就是老電影。這種經驗我也有，而且是屢戒屢犯，往往花幾倍價錢去買一張老電影或某個老指揮家的稀有影碟。這就叫做「影痴」或「樂迷」，可惜沒有機會和黃愛玲交換這種經驗。她走得太突然了，我真懊悔以前沒有抓住機會和她攀談老電影，包括這部《天上人間》，我乾脆把它譯作「夢回天堂」——電影就是我們的天堂，看電影猶如進入夢境，影片鏡頭把一幕幕的場景像夢幻般呈現在銀幕上。我的前半生也不知有多少時辰失落在電影院裡，現在回想起來，一點都不後悔，因為回憶就是這個樣子：一連串的斷片，思緒把它們像蒙太奇一樣連接起來，有時候變成一個故事。記得黃愛

玲的那本文集的名稱，就有兩個「夢」字。

她在文中又提到另一部法國電影《星期日與西貝兒》（*Sundays and Cybele* / 法文原名 *Les Dimanches de Ville d'Avray*, 1962），故事說的是一個中年男子和一個小女孩的故事，愛玲初看時淚流滿面，後來她就為姪女起了這個法文名。我在美國芝加哥一家舊電影院也看過此片，初看時也出奇地感動。後來見到住在芝加哥郊區的老友張系國，他帶我到他家裡，見到他的太太和兩個女兒，原來他的小女兒也叫做 Cybele，也是取自這部影片。我們這一代人的文藝嗜好，還是有不少相似之處。我較張系國和黃愛玲大概虛長十數歲，但仍然認為自己屬於他們這一代，當年都是看歐洲電影長大的「文藝青年」。

1970年我初來香港，在中大任講師，就參加陸離等人在大會堂 Studio One（第一映室）舉辦的電影欣賞會，那個時候還不認識黃愛玲。數十年後我重返香港，有時去香港電影資料館看老電影，認識了羅卡，才知道她是卡叔的同事，由於這個緣份，終於見到了她。在此之前，我就看過她關於中國電影美學的文章，我早對中國老電影有興趣，於是也開始研究起來。記得有一次為了看一兩部現代文學名著改編的粵語片，還特別和她聯絡，經過她的安排，得以和我妻到電影資料館的一間斗室去觀賞。完後不便打擾她上班，又失去一次和她傾談中國電影的機會。後來她來信向我約稿，我欣然答應。我們的文字之交，僅此而已。君子之交淡如水，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形容我和競璇、愛玲的友情。

如今她突然離開了我們，我和許多朋友一樣，感到突然有點失落，心情也沉重起來，但我依稀看到愛玲時常掛在臉上的笑容。昨晚我一邊重溫《天上人間》，一邊幻想她也在看這部老電影：影片開始的第一個鏡頭是舞台上的幕簾打開，呈現另一個喧囂而歡樂的世界，我似乎看到愛玲面帶微笑，飄飄然走了進去——那就是她的「paradis」，她的天堂。願她在那裡永遠快樂地安息。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洗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左圖 布烈遜故居迄今大門外仍然掛著名字

右圖 黃愛玲相簿中的「邁克自拍像」

下期公映

邁克

那時你說，巴黎住宅附近有家街坊戲院，周末放映合家歡兒童電影，會攜同小朋友去看。伏爾泰大道一帶我不熟悉，住第十六區的時候搭巴士到市中心，其中一條線兜兜轉轉，倒經過一間類似你形容的，明知道地點不對，也悠悠幻想你們一家三口興高采烈的景象。看的是甚麼？差利卓別靈短片、和路迪士尼卡通、抑或《紅氣球》（*Le ballon rouge*, 1956）？八十年代初，應該還沒有宮崎駿。

同時同代，喜歡同樣的電影，這就是緣份吧，雖然你游走的巴黎和我地圖上的景點不盡相符，因為電影提供的記憶，就像天天擦肩而過。布烈遜（Robert Bresson）在聖路易島的故居，迄今大門外仍然掛著名字，上月路過拍了照片，本來要傳給你看，聖誕節忙著東奔西跑，拖一拖便成了惘惘的遺憾。雅樂蒂（Arletty）晚年居所離著名的美拉波橋不遠，站在行人道仰望，不期然想起《天上人間》（*Les enfants du paradis*, 1945）名句「對相愛的人來講，巴黎其實很小」，非常驕傲寫信告訴你，與息影女星相隔一牆。艾曼紐麗娃（Emmanuelle Riva）走後，留下無人聞問的信箱，我特別感到依依不捨，那種惆悵你一定明白：《小城之春》（1948）如果搬到六十年代的法國，沒有誰比她更適合穿上韋偉的鞋子。而在美麗城唐人餐館，盈耳聽不懂的方言，我當然記得你介紹的溫州彈詞，處變不驚的調子唱到地老天荒，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微微閃爍紹興戲的塵埃。然後，響起《舞台姐妹》（1965）老師傅的肺腑之言：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演戲。把「演戲」改為「看戲」，轉送給你再貼切不過。

有一次你講起尚雷諾亞（Jean Renoir），說他的好，是人情世故漫不經心溢瀉在畫面之外——你和我不約而同欣賞小品《鄉村一日》（*Partie de campagne*, 1936）多過高高供奉在殿堂的《遊戲規則》（*La règle du jeu*, 1939）和《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 1937），恐怕是性格使然。去年回港帶了一套《電影，電影院》（*Cinéma Cinémas*）光碟給你，八九十年代法國極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十多年前重播教我驚為天人，以為你旅居巴黎的日子看過，想不到提起名字你一臉茫然。短短的片段，既包括趣致的電影人訪問，也有活潑的新片簡介，不折不扣一冊民間編纂的影迷活動《聖經》。此外還有預告片——由小到大，我都喜歡看預告片，進戲院從不遲到，欣然盼望「下期公映」帶來的興奮。光和影的魔術，吸引力究竟為甚麼這麼大，恐怕是個永遠解不開的謎團，沉溺其中就像信奉了最神聖的宗教。

二輪影院的預告片，打出來的公映日期都是明日黃花，但觀眾從來不見怪：冥冥中傳遞轉世輪迴概念，好看的電影本來超越時空限制，綿綿不斷活了一次又一次。上星期我不就坐在第五區的小戲院重看《阿特蘭大號》（*L'Atlante*, 1934）嗎？水中浮起新娘翩翩身影，彷彿第一次看見，依舊覺得美得不可方物。

你的雲淡風清，當然毋庸俗人嘮叨，這幾行字就以小津電影完場前常見的空鏡頭作結吧：漫漫天際萬籟俱寂，然而彼岸肯定有花。

邁克，自由寫作人，現居巴黎。



(左起) 雷競璇、黃愛玲伉儷；石琪、陸離伉儷

一些回憶和感想

❖ 石琪 ❖

認識黃愛玲很久，三十年了吧？最初只知她是陸離的「法國幫」朋友之一。當年不少香港「知青」前往法國留學、流浪，或定居或回流，其中頗多作家、畫家，亦往往是電影發燒友。陸離和黃愛玲都喜歡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伊力盧馬（Eric Rohmer）、利維特（Jacques Rivette）等法國新浪潮導演，有時她倆還會相約去看冷門法國片。

由於黃愛玲先後在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電影資料館工作，我和她常有碰面機會，但不算很熟。廿多年前的一次¹，相處最多，因為我與她一起飛往台灣，參加《中時晚報》的年度華語片評選，當時還有台灣的焦雄屏、黃建業，英國的湯尼雷恩（Tony Rayns）等，何思穎亦應邀從美國飛來。我們天天看試片，飲飲食食，開會討論。

那次見到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等台灣導演，以及從香港回台灣籌備拍片的邱剛健。我和黃愛玲還與香港老友古兆申在台北某茶室吃午飯。

當時古兆申擔任台灣《漢聲》雜誌編輯。原來八十年代初，林年同、古兆申、鄭樹森、黃繼持等成立香港中國電影學會，尚在法國留學的黃愛玲已是會員，並且與他們前往北京、上海觀看中國電影資料館保存的重要舊片，精選一批在香港藝術中心放映，那就是「探索的年代——早期中國電影展」。

中國大陸開放初期，「解放前」及「文革前」舊片才有機會重新「出土」，在歐洲和香港展映。

香港首先由香港電影文化中心舉行中國電影回顧展，而中國電影學會的「探索的年代」側重中國二、三十年代早期電影，選映包括罕貴的默片。那幾次回顧展，讓我們看到《西廂記》（1927）、《大路》（1934）、《神女》（1934）、《小城之春》（1948）等經典作品，印象深刻。

黃愛玲此後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和香港電影資料館，繼續進行回顧探索。事實上，她除了以優美感性的文字評介世界各地藝術電影，大受讚賞之外，對華語舊片的搜查研究和出版專書也很重要，尤其在資料館時期的成績，不可忽視。她關注的香港舊粵語、國語影壇，與大中華電影實在有密切的淵源，尤其是國語片影人，很多從上海南下香港，亦往台灣拍片，這是重要的歷史。

記得有一次，她與資料館同事盛安琪去邵氏影城的寓所，訪問退休導演張徹，我和陸離也陪同探訪，由黃愛玲駕車來回。說起來，她提到自己的兒子知道胡金銓，但不知道張徹也是影響重大的革新武俠片宗師。的確，時移世易，很多曾經大名鼎鼎的影人被新世代遺忘，難免令人感嘆；亦可見必須抓緊時間，整理保存舊人舊作的資料，否則很易消失，變得無聲無影。

隨後張徹逝世，那是2002年，黃愛玲、盛安琪也參加喪禮，然後與我及蔡瀾吃午飯。

黃愛玲離開資料館後，我反而見她較多。因為常和她的夫婿雷競璇行山，她由於心臟問題不能跟



1989年黃愛玲策劃中國電影回顧，舉行「細數風流人物——孫瑜」，並編製特刊。

我們爬山攀澗，但有時行完山她也來吃飯，或到雷家開餐。她與雷競璇的兒子，間中返港也會一起行山吃飯。我於是看到她作為賢妻良母的一面，亦知道她是對老父很好的孝女，也吃過她煮的江南菜。

數月前她輕微中風，稍後還和我們吃飯，似乎無恙。雖則聞說偶然會昏倒，又忙於飛來飛去和搬家，大家以為安頓後應可復元，那知一眠不起。稍為安慰的是她睡夢中離去，沒有痛苦，而且報刊和網上很多文章紀念她，這方面比不少資深明星和導演逝世更受注重，實在難得。

黃愛玲值得紀念，同時也不可忘記她很重視的影壇前輩，和她長期用心研究的舊片，主要是香港電影，但不限於香港，包括全中華和全世界。

個多月前，我們一起參加康文署電影顧問會議，會後她寫了〈一點感想〉給康文署和顧問們傳閱，提出改善資料館效率的意見。她逝世前一天，還演講紀念費明儀及其父費穆。

在日益貪新忘舊的時代，她這份心意和努力很寶貴，不可失去。

編按

1 時為1990年。

石琪，資深影評人。

我們都在找妳

游靜

許多人記得妳溫文儒雅，我想說點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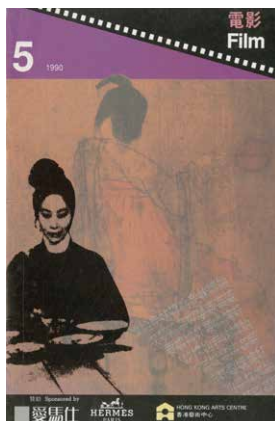
在香港藝術中心的日子，黃小姐獨排眾議，策劃了華語世界第一個女性電影節¹，由於我當時是她身邊幾近唯一的啦啦隊成員，她決定把我寫成「共同策劃」，後來鼓動了台灣的一些朋友，還寫信來港問我們片源，她又把信轉到身在紐約的我。專題重頭戲是《董夫人》（1970），十年後，研究唐書璇及女性電影成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台灣女性影展，結果辦了二十多年，至今不懈。黃小姐也成就了華語世界的第一個同性戀電影節。² 那時候，（男）同性戀（肛交）在香港還是刑事罪。

殖民地，英尊中卑，文藝機構尤是。一直以來藝術電影只配英文字幕，司空見慣。常常連討論都是英文，大家坐著若無其事。藝術中心的映後談呢？黃小姐一聲令下，當然要以廣東話為主。那老外觀眾怎麼辦？學廣東話吧。我們去外國生活，都是學當地語言的不是嗎。這是惡。傅慧儀說曾經聽黃小姐的電影研究課，開宗明義要求學生每部電影必須看完，否則會被肥佬。今天誰在香港教書，能夠這樣惡。

電影評論在香港，從來無足輕重，黃小姐的影評集後，卻附中外語言對照片目及頁碼，按中文筆畫排。這更是惡。這些，我用了過去三十年慢慢學習慢慢消化。不是膚淺狹隘的本土主義，而是不卑不亢，把對殖民的反思付諸實踐，對我們的文化生產足夠重視，從策展、講學至寫作，比誰都認真，不計較付出與收穫，以至心力交瘁。

左圖 1990年5月香港藝術中心
舉行女性電影節

右圖 游靜（左）與黃愛玲攝於
2013年



坊間記得黃小姐因為不爽抽片而離開電影節，但我們應同時記得，她幾十年下來研究中國電影的政治視角。因為黃小姐的努力，過去中國包括香港左翼電影的知識及論述主要生產基地，不在藏有豐碩資料的北京，而在文化資源奇缺的香港。九十年代末費穆電影專書出版後我問，下一本呢？嘩光弄這本都落得半條人命了，她答。之後當然是一本接一本的，只有黃小姐會編能編的，研究專冊。香港電影資料館一度成了香港史上唯一有識見有視野的官辦文化機關，中台皆羨。

愛玲是我遇過最好的編輯。在藝術中心，所有電影節目宣傳品上的中文文字由我寫，最後經黃小姐確認。她從來沒有改過我的字，包括我對所有外語片目的翻譯。有次她走到我桌前以一貫的從容安靜略帶調侃的語氣說，有朋友剛打來投訴，因為《Gilda》（1946）一片早有「蕩婦姬達」譯名在先，我們不應逕自翻成「姬爾達」。我不記得當時怎樣回答，但年少何止冷笑；二人對望，不了了之，往後我們仍然稱該片為《姬爾達》。現在回想，面對價值紛亂的香港，黃小姐曾經為我遮風擋雨，我學到了她在繁世中的堅持，卻沒有學到那淡然。

不過這放任自由也害了我。我那個把鱗稿寫成隨筆寫成散文詩的習慣或風格就是那時長成的。後來在紐約唸書時被香港藝術節約寫鱗稿並被退稿，編輯還回一句：「嘩你幹嘛這樣害我！」

而我會迷上老電影至萬劫不復，完全拜黃小姐所

賜。愛玲約稿，是先準備好一張片單及一袋不要問我從哪裡來的錄影帶，放到我手裡。她猜我可能有興趣的；即使我當下沒有興趣，做完功課就自動成為有興趣，並按著黃小姐照著的方向走。遇上她，我成了小綿羊一只；前面的路，明亮開闊，驚喜不斷。我總以為這路，才剛開始。

愛玲，「我們都在找人」。誰都沒有辦法，不一直找妳。妳引評論說孫瑜是「空想主義者」，指正正是冰心一片的單純讓他排除現實中種種雜音的干擾，創造出善良正義的人物。吳永剛「內向、敏感、直覺銳利」，「對事物的本質比對現象更為關注」，作品顯示中國電影難得的內省深度。妳看費穆「洞悉人情世故，又超乎其上」，「充份反映了他那源於小康而又超越小康的倫理觀念」，在倫理與自我、傳統與現代之間，尋得處世之道。愛玲，妳穿梭於並內化的光影虛實，行文善感，正流露了一個明明白白的妳。

香港，以及中國電影史，會記得妳。如果妳追求的電影，追求的是自由，天上來的，妳終於回到，也許比電影，也許比人世，更自由的地方。

編按

- 1 該節目於1990年5月舉行，包括「向兩位先行者致敬：多露菲·雅士拿及馬亞·戴倫」、「她也說故事，但……」、「本月焦點：《董夫人》」、「語言·身份·性政治」、「德國女導演專輯」、「香港女性電視」、「游動的影像——香港獨立女性錄像選映及座談：鮑藹倫及馮美華」多個環節。
- 2 「同志電影季」（第1至3輯）在1989年1至3月於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特約節目策劃為林奕華。

游靜，香港大學名譽教授。



(左起) 舒琪、黃愛玲、李焯桃、羅卡攝於第二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記愛玲

舒琪

夜靜，憶起愛玲。

與她相交超過三十載，有幾件事可以一記。

我和她是那時和在甚麼場合相識的，已不復記（相信一定是與電影有關的聚會，或放映、或座談、或吹水吧）。但我卻記得她第一次單獨約我晤談的情景。那是在香港藝術中心（或附近）的餐廳（或茶座），1990年4、5月間，我拍攝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1990）剛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後不久。當時她是藝術中心的電影節目策劃。她知道《沒》片應該沒有甚麼可能在商業戲院公映，打算在「六、四」一周年時安排在藝術中心放映多場（此後好幾年，藝術中心在「六、四」不是放映《沒》片，就是也由我發行的《天安門》〔1995〕）。詳細的談話內容已沒有印象了，但記得的是那天的陽光很和煦，照在愛玲身上。她平和的拿起盛咖啡的杯子，呷了一口。很安靜。那年頭的我，性格浮躁（現在收斂了點，但仍是）。愛玲使我懂得甚麼叫 serene（恬靜）。

有一年，在日本，好像是東京國際電影節的一個酒會。很無聊的場合。突然有日本友人說桃井薰也在場，可以給我引見。桃井一直是我最鍾愛的當代日本女星。我喜出望外，卻手心冒汗。那時她雖然已經稍呈老態，但舉手投足，依然風情萬千，尤其是那獨特的磁性嗓子。與桃井握手道別之後，才一轉身，竟與愛玲撞個滿懷。我的窘態原來都被她看到。我應該是罕有地臉紅耳赤了。

又一年（年份忘記了），愛玲任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部分的節目策劃，籌劃向原節子致敬的項目。東寶電影公司在香港的經理很難纏，收費貴得驚

人。愛玲很想放映成瀨巳喜男與原節子合作的兩部電影，《驟雨》（1956）和《娘·妻·母》（1960）。東寶說沒有（35mm的）拷貝，除非有人把兩部影片的香港版權買下來，否則不肯特別為電影節重新洗印一個新拷貝。愛玲知道成瀨是我最愛的導演，問我是否願意購入影片（那時我在經營「創造社」），她私底下合資部分費用。這是個不能拒絕的請求。結果就這樣各自圓了我倆的心願。可惜兩部電影後來都從未公開發行過。院商都沒有興趣。

我與愛玲的另一次「合作」，是我購入積葵丹美（Jacques Demy）的兩部作品，《雪堡雨傘》（*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1964）和《柳媚花嬌》（*Les demoiselles de Rochefort*, 1967）。我邀請了她替後者翻譯了中文字幕——今次輪到她不能拒絕我這個請求了。她譯得超用心，歌詞的辭藻用得特別優美。拷貝還在，狀態也很好，我一定要籌辦一次放映會來紀念她。我知道她一定會很高興。

最後記的，自是最後一次在康文署的電影顧問會議見面後，我用 WhatsApp 詢問她，我向電影資料館提出兩項有關館藏資料數碼化和公眾查閱的動議，後者有何反應。愛玲說她正在草擬一封電郵敦促資料館盡快跟進。我們都痛恨官僚，過去也多次為相類問題不時商議對策。不久資料館傳來愛玲言辭懇切、字裡行間其實痛心疾首的電郵。之後，她便安靜地離去了。

1月13日，我與Sam（何思穎）通訊。他回覆：「我們失去了一個好友。這世界失去了一個好人。」是的。

舒琪，香港電影導演及資深影評人。

我的朋友黃愛玲

何思穎

何思穎（右）與黃愛玲，2006年赴北京，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看朱石麟等的華影時期作品。



與愛玲儘管為好友，相交卻很淡，會面時大多閒聊，東拉西扯，談世事、世人。當然也論電影，但多從人世角度談。這種閒與聊，她在世時已珍惜，不在了，是另一種珍惜。

愛玲喜歡讚人「真」。很明顯，因為她真。我最佩服的是，她真、也世故，有一份普通中國人的平衡。聊天時談到相識的人，她偶爾會笑笑口地說：「等我八吓先……」她所「八」的，不但無傷大雅，更會有一種人民主義精神的彰顯。這份平衡，我多年來都想學，就是學不上。

我們都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時間，對西方、對世界、對香港有頗多與周遭人不同的看法。我經常跟她說，很羨慕她與丈夫雷競璇比我早很多年回港，能夠早很多研究中國文化與藝術、從印證西方經驗中思考香港、世界、人類。

再加上她獨特的性格，又有另一種我很羨慕的平衡。她有原則，但深明和諧之要，面對不公平的情況，或只是遇上看不過眼的人和事，處理往往都很適切。太過困難的處境，拿得起放得下之餘，亦能避免過份的難堪。能夠有一個容許她保持自我的環境，又具備成全這個環境的性格與能力，這也是愛玲的福份。

很多人都說，與她一同工作是樂趣，我完全同意。我與愛玲藝術觀點相近，做事特別咬弦，兩人都有很強的喜好，但皆不喜歡、更不願意改變他人藝術上的意見，這反而容許我們能夠互相影響。尤其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共事，大家都在舊電影中發現全新的領域、學習全新的知識、體驗全新的藝術感染，彼此啟發、一同增長。

歷史研究是個非常豐富的範疇，可從多方切入。我們在資料館工作，不約而同，都認為資料館的藝術及研究方向，應保持在學術與評論之間，不要太書卷、也不必太感性，不能太嚴肅、也不需太街坊。合作只幾年，做了很多挺滿意的工作，自覺很有意義，也好玩。

我到香港電影資料館全職工作，與愛玲也很有關。儘管我在電影資料館正式開館前已投入工作，但因為太太在美國就職，兩地來回頗為疲累，無意全時間工作，只以合約形式參與。開館後大概兩三年，節目策劃職位即將懸空，愛玲建議我考慮。我起初無意，並與她一同物色適當人選。多番擾攘後，愛玲再與我商討，請我再考慮。其實我當年決定回港全職工作，因為家庭緣故，有點勉為其難。現在回想，也真感謝愛玲，成全了我在電影資料館工作的寶貴經驗。

再往回溯，我返港工作，也是愛玲成全的。初次認識她，是1990年底，在台灣。我第二次當《中時晚報》的年度華語電影評審，愛玲則第一次。同一個評審團，還有石琪，他的文章讀了多年，那回首次認識。那年特別好玩，幾個香港評審都頗合得來，每天關在位於西門町的放映室看片，晚上完成得早的話，會被帶到不同的餐廳，享盡地道美食。一天，評審團負責人帶我們參觀楊德昌拍戲，後來知道電影名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另一晚，又帶我們與侯孝賢唱K……與愛玲的友誼，就在這種歡愉中開始。

事後，愛玲打電話到美國給我，請我為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刊撰文，是為我與電影節工作之始。一年多後，電話又來了，說電影節回顧部分需要英文編輯，只需工作四個月左右，問我有沒有興趣。我剛好辭去一份全職工作，馬上答應。也是我的幸運，當年回顧專題是「國語片與時代曲」，特別好玩，撩起了我對香港舊電影的興趣，帶領我重活因成長時不看香港片而錯失了的童年，更開始了我定期回港工作的不歸路。

愛玲人好、善良、聰慧，雖然常說自己懶，卻懂得安排，做事很有序。她信緣份，亦多與投緣的朋友交往。我跟愛玲的友誼，就在緣份、安排、投緣中建立、成長。

何思穎，資深電影研究者，曾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

光影情深，緣起不滅——記愛玲

馮嘉琪

愛玲對人永遠有好奇心，有關懷。認識愛玲以來，開心的日子不少，也有憂愁的時候，對她不必直接言及，大喜與大憂心裡瞭然，一句畫龍點睛的話，說到人心坎裡。前幾天重讀〈我的紅氣球〉，讀到關於她二哥的段落：「本來我們每天在一起吵嘴嬉戲，怎麼就不知道他原來是那麼的不快樂？」是因為這一段經歷，令她加倍心細如塵嗎？

大學畢業後有幸在香港電影資料館編輯組工作，我不曾直屬於愛玲，而且畢竟是個初入行的小人物，我倆的交往是人情一面多於工作一面。

有一陣子為了一件事想不開，愛玲似乎看出我需要一點扶持，慷慨約我出來吃飯，飯後駕車送我回家。車上放著小津電影的配樂，輕快中又有一抹傷感，但到底是開闊的，那晚談了甚麼已經不大記得，但清清楚楚記得是像小津的人情世界。那可能是第一次，我將人生感受與電影結合起來，心折與小津的境界。

愛玲懂得大悲，容納百川，明白悲傷與挫折都有其位置。但大悲不忘寬容，她在更險峻的形勢下也看得見透氣的窗戶，每一次跟愛玲聊天，總會領悟到世界其實很廣闊，無須以物喜，無須以己悲。

很多年後因為工作關係我又重新思考小津。都說小津以達觀態度看人生的不完美，後來我受摯友啟發，想來小津縱可說是用平和襯託傷感，到底還是悲傷的。愛玲這樣說：「在小津的電影世界裡，寂寞就是寂寞，永遠逃不掉，每次看《晚春》（1949）都會想起那紐約的冬日，父親默言無語。」

愛玲嘗說：「你說甚麼也應該到外國過一段日子，不一定是讀書，玩玩也可以，但不是去旅行那種玩樂，而是去看，去生活。去玩當然開心，但生活下來就是另一回事，你會看到很多玩的時候看不到的東西，然後你會明白世上其實沒有 paradise（天堂），因此更愛現實的生活。」

聽後很震動，一直惦記在心，但沒有刻意經營。想不到，機會自然的來了。2010年，我離港到澳洲，到埗不久即投身電影節選片工作。

在澳洲工作、生活七年。最近得到愛玲鼓勵，兩個月前回港履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回來以前，她曾致電，談到電影策劃的未來去向。人生不可解，

多年以來，我每次回港一定見愛玲，偏偏這一次，我將長留在香港，卻未及親身言謝。

而這一切還是源自資料館，源自愛玲。愛玲就任時的資料館，在她及幾位開明、資深的前輩經營下，有一種開放自由、躊躇滿志的氛圍，上班下班、茶餘飯後談起的都是電影與研究工作，而且不限於工作範圍內的香港電影，古今中外無不涉獵，工作地點簡直就是文化沙龍。

從前每一次看《小城之春》（1948），都下意識避開用「道德」的觀點去看玉紋最後的決定，彷彿那是一種過時的、不夠現代的觀點，彷彿到底意難平。2010年資料館辦費穆回顧展，愛玲在《世界兒女》（1941）的映後談講費穆，我驚覺我這種想法本身才是不夠現代。愛玲正正用上了「道德」這個詞，說費穆的角色是如何從較大的層面，道德、友誼、氣度的層面——而不是個人的愛慾好惡——去做抉擇：「費穆一直在刻劃人如何回應他面對的處境，如何抉擇。處境往往不是人可以選擇的，但怎樣去回應是每一個人自己可以選擇的，而費穆堅信抉擇的基礎在於人的情操……費穆告訴我們，人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即使那些選擇可能充滿悲痛。」（大意）

關於中國經典電影，以至近年中國獨立電影的研究，愛玲奠下非常深厚、紮實的基石，亦是典範，未來還有很多空間與方向，需要認真思量。

數年前，愛玲主編一期《今天》雜誌，談《一代宗師》（2013），說王家衛是「風流人拍風流夢」，我說愛玲的文章也是盡得風流，不徐不疾的由電影談到愛情、藝術、悲喜的人生，早已跨越「影評」的界限。

然後想起愛玲你寫〈哀樂人間：成瀨與小津〉（載於《成瀨巳喜男 110 年紀念展》）一文的結尾，呀，那倒又是個小津的場面：正享受人間世的中村雁治郎在一個明朗的下午，不說一句再見，就在情人家與世永別；那個下午，我們知道他過得非常愉快。你這樣寫影片的終章：「（喪禮過後）豎立的煙囪吐出縷縷輕煙，地上的黑鴉冷靜地等待著，河邊的一對老人家閑話家常，祈盼著生命的輪迴。」

無論你已夢遊到哪裡，我想自是緣起不滅。

馮嘉琪，電影節目策劃，曾任職香港電影資料館編輯組及場館組。



攝影：木星

《黃金時代》（2014）

黃金時代

✦ 木星 ✦

認識愛玲是從她那優美典雅而帶點憐愛的影評文字開始。她是我至今最心儀的香港影評文化人之首！

後來，適逢其會，有幸結識她，更慶幸她好像不大嫌棄我這個粗野不文的「魯男」，而肯接受我加入她的朋友圈。每次與大家聚會聊天，我的粗鄙言行都不時唐突佳人，但她只會帶著微笑輕斥兩句，阻止我的放任。

記得有一天，讀著張允和的回憶集《最後的閨秀》時，我立時想起愛玲平日的言行和典雅氣質！我很感恩及幸運，在我的人生路上，能交下這位氣質典

雅、人品高尚的朋友！我常常想，若自己有機會拍下首部電影，然後給她的優美文字評下片言隻語，那該多榮幸，但可惜自己卻不太爭氣，只好取而代之，拼命爭取愛玲為我那三部劇照集寫序言。此外，我更邀請她為我最近一本劇照集提供編排意見。記得那天，她不厭其煩地從海量而雜亂的相片中，挑選心水作品給我參考時，這張《黃金時代》（2014）的劇照正是愛玲最喜歡的一張！

木星，資深香港電影劇照師。

您在 資料館的 日子



資料館與香港大學合辦「1950至1970年代香港電影的冷戰因素研討會」[2006]

侯孝賢導演到訪：
(左起)何美寶、
唐詠詩、侯孝賢、
黃愛玲、何思穎 [2005]



趕出書，愛玲生日
在設計公司開通宵
[2003]

攝影：傅慧儀



開館十周年紀念：
(左起)楊凡導演、
廖昭薰、黃愛玲
[2011]

吳宇森導演到訪：
(左起)廖昭薰、吳宇森、李焯桃、
黃愛玲、唐詠詩、郭靜寧
[2002]

「中國早期電影歷史
再探研討會」[2010]



何思穎（左）與
黃愛玲主持研討



與修復人員交流：（左起）謝建輝、
林覺聲、傅慧儀、馬丁葛珀（Martin
Koerber）、栩木章、勞啟明、何思穎、
黃愛玲 [2010]



卡叔（節目策劃羅卡
先生，右二）榮休，
與研究組的（左起）
黃紅梅、黃愛玲、吳
詠恩（藍天雲）及盛
安琪（右一）[2005]



回顧朱石麟電影：
（左起）黃愛玲、
李少白、舒琪、
丁亞平 [2008]



我們的 Tie Day：（左起）
何思穎、郭靜寧、薛文慧、
黃愛玲、馮嘉琪、趙嘉薇、
馬珞嘉、劉勤銳 [2005]

(左起) 黃愛玲、費明儀、
朱順慈 [2001]



(右起) 黃愛玲、張徹導演、
盛安琪 [2001]



與王天林導演 [2007]



與朱楓
[2001]



(右起) 左桂芳、
黃愛玲、潘壘導演、
盛安琪 [2002]



借章偉往威尼斯
出席影展 [2005]



攝影：黃愛玲



往澳洲訪畫家周綠雲
(易文導演太太)
[2007]



(前) 鮑方·(後排左起)
鮑起靜、黃愛玲、何慧玲
[2001]

西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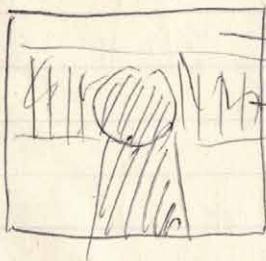
1927



圓圈代表人物投向遠處的視線。
 如：崔鶯鶯看張生爬牆。
 小和尚看孫兵虎及其手下兵臨寺的
 門前。

誇張的, burlesque 的手法：小和尚向大和尚報告
 孫兵虎率了的消息時，先是小和尚驚恐的
 特寫 → 跟着他繞桌跑了一圈 → 特寫
 → 再繞桌一圈 → 特寫 → 再繞桌一圈

有很多 plans dans le même axe.



—— 遠處的混戰
 —— 寺門欄

小和尚背向觀眾
 (背光, 全景), 遠處
 是兵賊混戰場面,
 跟着是混戰場面
 的全景, 以俯
 鏡攝, 疊影 →

刀光劍影的特寫 → 全景 → 特寫
 節奏越來越快。

Montage hollywoodien — plans alternés 的運用
 如：張生與崔鶯鶯的化妝，互相交替

25. 我们是子女，双子星下凡
28. 喜愛輕快調子，喜佻皮文字
31. ~~青春無敵~~
32. 等待愛來買
33. 當熱血奔騰，當芳心蕩漾
35. 我們不怕高聲叫
36. 心靈浪漫，身嬌俏
37. 熱愛藝術，样样奇妙
40. ~~夢中~~ 夢中情人在何方？
42. 小小缺點亦何妨
43. 我们是子女，双子星下凡
46. 兩足踏地上，心野飄遠洋
49. 教舞生涯甚趣味
50. 只有走音，沒有纏綿
51. 鄉鎮生活太單調
52. 我的夢在巴黎
53. 教舞生涯亦刻板
54. 我的夢也在巴黎
55. 為什麼終日教旋轉
56. 當我想的是大居院？

羅維明、鄧靜寧、黃
黃愛玲整理

訪童月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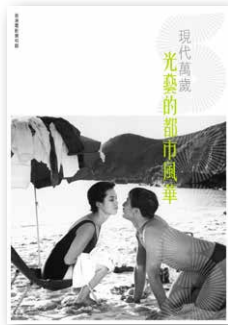
(一)

我原名高書英，浙江杭州人，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六日生於杭州，父親在當地做官，他去世時我才十四歲。兩年後我去學戲，家裡都不贊成。童月娟是我的藝名，抗戰時期又改名字，~~叫梁瑞~~來，身份證一直沿用這個名字。我學了大概六個月的平劇，就出去賺錢，第一個碼頭是江西南昌，自己沒有固定戲班，都是人家聘請的，什麼王虎辰呀、雪絕芳呀、潘雪純呀，都一起演過。我就是唱戲時認識張善琨的，那時候他是共舞台上海的總經理。他接辦共舞台之初，就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叫我班師回滬，當其後台經理；那時我正在寧波演出。我沒有胆量擔任後台經理一職，但還是接受了他的邀請，到共舞台演出，做第一齣戲就是《紅羊豪俠傳》，王虎辰演洪善全，我演洪官瑞。共舞台以連環戲為噱頭，京戲中加上電影放映^①。那個舞台尼的機關佈景是由張善琨想出來，台會轉動，燈光一黑一亮，佈景一下子便全部換了。他噴出古靈精怪花樣，錢又不

愛玲訪問

20 x 20 = 400 字

⊗



小傳 · 編著書目

黃愛玲，1952年3月28日生於香港，原籍浙江省溫州。中學肄業於嘉諾撒聖瑪利書院，1970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主修社會學，畢業後追求進修電影，1976年與夫婿雷競璇攜同襁褓中的兒子赴法國遊學，攻讀電影。其後1982年意大利都靈中國電影節放映中國早期電影，遂撰寫以中國三十年代電影為題的論文，展開其對中國電影的研究。

1985年學成回港後，曾任第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英文編輯；1987至90年任香港藝術中心電影節目策劃，成立電影節目部，每月選映中外多元專題影片；1990至96年任第十五至二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節目策劃，尤其積極發掘中日韓以至伊朗等地新進導演，引介其作品。此後，編著了《詩人導演——費穆》（1998），向被公認為最具份量的費穆研究專書。

2001至09年間出任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編著不斷；離職後出任顧問，並客席參與策劃「中國早期電影歷史再探研討會」。年來兼教授電影課程，屢屢應邀擔任本地及國際影展評審，深受敬重。受先天心臟問題影響，近年健康轉差，於2018年1月3日在睡夢中長眠。

著作

- 《戲緣》（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0）
- 《夢餘說夢》兩卷（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主編

- 《詩人導演——費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1998）

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

- 「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
- 《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2001）
- 《國泰故事》（2002）
- 《張徹——回憶錄·影評集》（2002）
- 《邵氏電影初探》（2003）
- 《李晨風——評論·導演筆記》（2004）
- 《粵港電影因緣》（2005）
- 《現代萬歲——光藝的都市風華》（2006）
- 《風花雪月李翰祥》（2007）
- 「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四」《王天林》（盛安琪合編，2007）
- 《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2008）
- 《冷戰與香港電影》（李培德合編，2009）
- 《費穆電影 孔夫子》（2010）
- 《中國電影溯源》（附資料彙編光碟）（2011）
- 《回歸十五年：香港電影專輯》
- （《今天》第99期，今天文學雜誌，2012年冬季號）
- 《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
- （李照興、潘國靈合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策劃；香港三聯書店，2015）



編後語

郭靜寧

戲夢 有幸追隨愛玲工作多年，從小友成為老友，本特刊諸位作者所言，均深有所感。她待人處世至真至善至美，又是那麼可敬可愛可親，點點滴滴如泉湧。

從遇上八十年代初早期中國電影「出土」，任職香港藝術中心、香港國際電影節，以至資料館成立促進香港電影研究的契機——「最好的時光」、「理想（主義）年代」、「黃金時代」，都在對的時間、對的空間，遇上對的人。愛玲對電影的熱愛，數十年如一日，總在諸色影節見到她的蹤影，中外新舊，有興趣的就跑去看，對新導演佳作尤其觸覺敏銳。她胸襟視野廣濶，學養融匯貫通，翱翔電影文化界，廣交天下愛電影、愛藝術的朋友，很多時候做其自由人，寫她的戲緣、夢話。

香港電影資料館是她全職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在此想說一下辦公室中的黃小姐。她天資蕙質，平素言談人如其文優游慧黠，幹起事情來則很是俐落。最是難得的是，她是一位很出色的策劃，構思節目如是，編專題書如是，會就不同的專題，找最適合的人去就獨特的角度寫文章，凝聚各方人才。她是一位風流人物，亦締造了一代風流。

總舵主，每年都頒「金蝸牛獎」¹給您，您怎麼就搖身兔仔，跳上「阿特蘭大號」跑了呢？

人生 您告訴我。雷諾亞在《遊戲規則》（*La règle du jeu*, 1939）說：每個人都有他的理由。

您說，We all should live like princes and princesses!
（我們都該活得像個王子、像個公主！）

您說的公主是平常百姓家中並不高高在上的高尚，跟「公主病」風馬牛不相及。您不是「快樂王子」，你施與，而沒有把心弄得至碎方休。您意態從容得往往令人如沐春風，您是「快樂天使」；您又是顆會眨單眼的星星，逍遙而俏皮。²與您見面的時光讓人全情擁抱電影，洗滌塵囂。您有一顆noble heart（高尚的心），黃小姐。

您說，電影與人生，互為表裡，互相詰問。

您說，情書與火車都浪漫，皆因都要經過時間的滴漏，要等待。大抵，有些事情，的確需要時間沉澱一下。您對我們的啟迪、包容、寬慰，您寫下的書、教過的課，都叫我們畢生受用，還有待在以後的日子細嚼——以及，如何繼續在您開出的「大路」，攜手努力開墾下去……

1 愛玲當專題書總編時，往往不斷追作者交稿，編務又一大堆，自己寫的那篇文章遲遲未及動筆，給愛開玩笑的同事們在作者交稿排行榜上，頒予「金蝸牛獎」居首。

2 愛玲特地選了尤敏主演的《快樂天使》（1960）圖像放於《國泰故事》一書封底摺疊頁；尤敏亦是《星星月亮太陽》（1961）中的星星，靜如處子。



鳴謝

特別鳴謝雷競璇博士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安樂影片有限公司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香港藝術中心

方平先生

木星先生

王禾璧女士

王愛玲女士

古兆申博士

石琪先生

朱楓女士

何思穎先生

何美寶女士

何慧玲女士

李焯桃先生

李歐梵教授

林淑儀女士

林道群先生

唐詠詩女士

張梁麗嫦女士

許德之先生

陸離女士

黃家禧先生

傅慧儀女士

游靜博士

舒琪先生

馮嘉琪女士

黃紅梅女士

廖昭薰女士

歐嘉麗女士

劉勤銳先生

鮑起靜女士

邁克先生

春風吹又生……懷念黃愛玲小姐

Et la vie continue... In Memory of Ms Wong Ain-ling

隨香港電影資料館《通訊》第83期(2018年2月號)出版

出版：香港電影資料館

館長：楊可欣

編輯：郭靜寧

助理編輯：張寶晶

設計：Be Woks

印刷：宏亞印務有限公司

本特刊所載文章內容為個別作者的觀點，並不代表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立場。

除部分版權持有者經多方嘗試後仍無法追尋，本特刊圖文均經授權刊載。
倘有合法申索，當會遵照現行慣例辦理。

© 2018 香港電影資料館 非賣品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翻印、節錄或以任何電子、機械工具影印、攝錄或轉載。

香港西灣河鯉景道50號

電話：(852) 2739 2139

傳真：(852) 2311 5229

電郵：hkfa@lcsd.gov.hk

網址：www.filmarchive.gov.hk

人生如夢，

希望你的夢都美好。

廖玲

